

城市印象

回望老工厂

■李 晓

春末夏初,我陪几个当年在工厂上班的友人去老工厂里看看。不过我们去寻访的那家老工厂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拆,如今原址上是一幢幢高耸入云的商品楼。但记忆中的老工厂依旧顽固地飘散着岁月的尘烟,吸引着大家一次次怀念、回望。所以老友们依旧不甘心,选择去城郊的一条河流边继续寻访其他老工厂的痕迹。

在一条河流岸边不远处的灌木丛里,有一家废弃老工厂的车间,屋顶被青瓦覆盖,瓦片上落满了鸟粪。鸟粪是青绿的,沉淀了厚厚一层,让人联想到苔藓和小草的颜色。车间里,一架当年的机床还在,但已锈迹斑斑了,

像一块饱经沧桑的碑,镌刻着往昔的辉煌。有一只青蛙趴在老机床上,鼓着眼睛,喉结凸动,像有话要说,最终却还是忍住了。

我的友人孙喜贵,今年已经50多岁了,曾是城中一家老工厂的铸造工,双臂上鼓凸着肌肉腱子。喜贵力气大,那天,在草木丛中,他双手把一个被遗弃在那里的石磙举了起来,那石磙看上去大概有100多公斤重。当喜贵把石磙轻松放下后,突然两眼泛泪。他回忆说,自己当年追求厂里的“厂花”时,在她面前炫耀的也是这本事。而且除了高举石磙,他还在车间外面的坝子上连续做了100多个俯卧撑。就这样,“厂花”被憨实、有劲儿的喜贵征服,切断了工厂里其他追求者们的所有来路。半年后,喜

贵就和“厂花”去厂区里的照相馆拍了结婚照。

有一年,喜贵和几个当年的工友相聚饮酒,大家说起有关老工厂的一些往事,突然就热血沸腾了,提议去看看那家老工厂的废墟。喜贵翻出了当年在工厂用的搪瓷盆,上面还模模糊糊地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迹以及戴安全帽系汗巾的工人影像——他要带着仪式感去回访故地。到了现场后,他们惊喜地发现老工厂的烟囱居然还在,孤独地挺立在屋顶上。喜贵爬到烟囱下,敲响了搪瓷盆,唱起了当年老工厂里的厂歌:“钢花飞溅啊,铁水奔流,咱们工人,红红脸膛火热的心……”起初,下面几个老工友怔住了,但等喜贵唱完,他们早已泪流满面。

有那么一群人,总喜欢去城市老工厂的旧址前再深情地看一看、望一望,给当年的老工厂画一幅记忆中的素描:老工厂的墙上写着“厂荣我荣 厂衰我耻”“安全帽必须戴 防止坠物掉下来”;工人们下班后,自行车铃声响起一片,回宿舍、去食堂或去厂区林阴中纳凉,大家清瘦面庞上笑意荡漾;锅炉房里烧水师傅满头大汗地奋力劳动,为工友们送上洗漱热水;工厂旁边的工会俱乐部门口张贴着电影《庐山恋》的海报,年轻的工友们脱下工服,追赶时髦,在俱乐部舞厅中纵情地跳起迪斯科;家属区内分布着的子弟学校、发廊、菜市、杂货店……那个时候,一个工人的一生和工厂紧紧相连,就像螺丝帽和螺丝钉般死死拧在一起。他们可

以一辈子不出厂区,从登场到谢幕,在叮叮当当和热火朝天中,演完所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在电影《钢的琴》里,离婚父亲陈桂林始终没能为女儿筹措到买钢琴的钱,但他偶然翻到一本关于钢琴的俄国文献后,叫上伙伴们在早已破败不堪的工厂车间中开始了手工制造钢琴的征途……最后在“退役”小偷、全职混混、江湖大哥、“猪肉王子”等一群落魄兄弟的帮助下,造出了一部“钢”的琴。以老工厂为阵地,一群男人在为尊严而战,一个男人在为父爱而搏。

在贾樟柯电影《二十四城记》中,工厂里锻造零件的声响、机动车的轰鸣声、雨水渗透进玻璃板的声音不绝于耳,复活了的旧时光滴答作响,缓缓流淌,屏幕上突然出现一行黑底白字:造飞机的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球,而劳动是其中最深的部分。

印象中,老工厂里生产的物件总是很实用、结实,可以做生活的依靠:老工厂里生产的铁柄伞“哗”地一下撑开,像一个巨大的树冠,那些年风雨特别大,但有这样一把伞足够遮挡风雨;老工厂里生产的电风扇,在炎热的夏天里“呼呼呼”送来均匀持久的风,一家人全凉快了;老工厂里生产的酱油味道也很鲜美浓郁,夏天用来拌黄瓜再好不过,记得当年一个工友吃了老工厂酱油拌的菜后去与恋人约会,因为一直在咂巴着嘴回味,见面时第一句话竟结巴了……

一段段关于老工厂的记忆还在继续探头,像一位位老朋友向我招手,然后显示出自己年迈却挺拔的身躯,串联起过去的生动图景。我也不住回望,摩挲斑驳机床,怀念奋斗时光,最后看到老工厂也化作一缕烟尘随风而去,飘得绵长。

晚 归

李海波摄



闲思随笔

自在风雅 细品生活

■王太生

南京自古以来便是一座风雅之城。且不说古时秦淮河的繁华景致,文人士大夫的风流神韵,就连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挑粪工,也自在风雅。

清代诗人袁枚《随园诗话》中写过一个小故事:十月中,袁枚听到随园里的挑粪工在梅树下喜不自禁地说:“有一身花矣。”便作了二句诗:“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

无独有偶。《儒林外史》中讲,天长才子杜慎卿过江来南京,同友人徜徉雨花台岗上,“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

按书中所云,古时南京城里的挑粪工委实悠闲,神态从容,自在风雅,这份闲情是来自骨子里的。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精气神。在作家叶兆言看来,南京有“六朝烟水气”,大萝卜是六朝人物精神在民间的残留,也就是所谓“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上就是自由散漫,做事不紧不慢,永远谈不上精明。但是,淳朴、热情等个性和大萝卜“实心眼”的特点很像。这点悠闲,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喝茶也是风雅之事。下雨天,泡一壶天水茶,神情淡定,自在风雅。

同样在吴敬梓笔下,《儒林外史》四十一回开头提到,“话说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月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

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沙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煮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饌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

自在风雅,不仅是老南京人的性格,也是一种值得我们体悟的生活美学。

我在微信上与异地的书友聊天。远在岭南的A先生说,平生最大的喜好是在春天去扬州看红芍,红芍开了,满园子的清亮,整个人也和红芍一样变得风雅;而对在皖南宣城城的B先生来说,风雅则是吃茶看闲书,喝一杯上好的茶,翻一本闲书,整个人都轻盈起来。

自在风雅,还是一种生活态

度。吾友罗老三去乡下,到了饭点,村人留他在镇上小酒馆里一聚,罗老三手一挥,说,不必了,他已闻到少时铁锅柴火炒韭菜的味道。“这味道好熟悉啊,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闻到了,不知从哪家旧灶台,顺着砖砌的烟囱幽幽散发,弥散在村庄巷道里,深吸一口,感到五脏六腑的熨贴、舒畅。”罗老三沉醉其中。

浅夏,80后文友鲁小胖在古城河边,发现一棵野生的桑椹树。小胖爬到树上摘紫黑的桑椹果,然后斜倚在树干上,像只猴子,美美地吃着……

一座城的气质,孕育在普通居民的性格神韵之中。有一天,我问小胖,一个普通的人,怎样才算是自在风雅?小胖想了想,他在小面馆里碰到过一个老头就着一碗馄饨喝酒,抿一口酒吃一个馄饨,还拽着

一个陌生人聊天;他在博物馆里看见一幅古画,碧碧的荷配一翼水榭凉亭,有一人抚琴,亭畔有古松覆荫,近处池水,远处山石,飘渺琴音,松香阵阵,这大概就是古人风雅的生活场景;还有就是全城文人作者都在写一碗面,这碗面是早茶盛宴的主角,成了这座城的某个文旅标签,小城的文人们颇费笔墨地在写这碗面时,一碗面也在众人的眼中变得静谧安详,热气袅袅……

聊得久了,小胖说他上辈子可能就是《儒林外史》里那位挑粪的,忙完手上的活,赶紧到城里的绿雨茶楼,去点一碟五味干丝、品一壶香茶。“关注生活本身,不偏不倚,并享受其中,就是自在风雅吧。”听到这句话,我顿感心底生风,清凉舒适,便咧嘴笑了。